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Dangdai.xuezhe renwen luncong

李健东◎著

中国现代文学
『1917—1999』思潮导论

中国言实出版社

本著获得南通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基金资助

中国现代文学(1917—1999)思潮导论

李建东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1917—1999)思潮导论/李建东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8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19辑)

ISBN 978—7—80250—036—5

I. 中…

II. 李…

III. 文艺思潮—研究—中国—1917—1999

IV.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671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电 话:64924716(发行部) 64963101(邮 购)

64924880(总编室) 64963107(一编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12.5 印张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390.00 元(全 16 册) ISBN 978—7—80250—036—5/B·18(

序 言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历史而言,从“思潮”视野认真审视这一阶段的文学历史及其问题性,应当说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随着文学思潮研究的逐步深入,上述研究方向既体现为“思潮”作为独立性研究视角的强化,同时又以对“文学思潮”理论层面的持续关注 and 有效开掘,填补着以往研究的缺漏。笔者曾在一文中针对这一状况表达过一些看法:

我们所说的文学思潮的“观念”与“思想”,其实不能仅仅理解为“有关文学”的思想,而是“如何看待文学”的思想,即有关文学与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念。这决定了文学的整体性变迁。说白了,“文学思潮”对于文学历史进行的“思想叙述”,不是还原,而是阐释,它可以为文学的价值更新提供多种的可能性。

这无疑就探进到“文学思潮”作为“方法论”的层面。

作为“方法”的“文学思潮”研究,应当是指它的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作为一种视野的基本原则及其策略选择。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语境研究,语境与修辞的关系研究,作家独创性的问题和审美风格变迁研究。当我们通过深入了解感觉到某一历史时期确有一种整体性的“文学思潮”的时候,它便成为我们重



新进入此一阶段文学的一种新的视野。原来林林总总似乎没有头绪、彼此夹缠的现象,被发现其实是由某种很强大的具有结构性的“框架”所整合,自有其“有机性”和存在秩序。我们进而还能够发现,作为构成整体的因素的任何“单体”(包括人和事件等),在这一“框架”里并没有足以和整体相抗衡的“主体性”,“思潮”必然对它发生影响——不论是正面的认同或是反向的调整。比如就一个作家的历史前后看,任何人都是会有变化的。这种变化如封闭起来看,我们的体认更多地会倾向于对作家个人创新能力方面的肯定。然而,如果将其置于“思潮”视野,我们发现这些变化其实正是个人在“思潮”的整合过程中审美修辞的调整。风格变迁的主因原来在这里。

就是在这样的语境里,李建东先生《中国现代文学(1917—1999)思潮导论》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思潮研究著作。

总体说来,笔者认为此著有两个特点引人注目:第一,此著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有关“思潮”的林林总总的复杂夹缠现象,进行了有力的简化处理。比如“五四文学思潮”,作者关注的是“新与旧的交战”、“外国文学思想的涌入”和“人的文学”思想的确立与普泛化过程。显然,作者考虑到教学因素,以因果关系逻辑梳理了以“人”为中心的审美观念的生成过程。对此,我以为有着别开生面的新颖意味。对于“多元”的三十年代,作者论述重心不是“多元”的历史现象的还原,而是抓取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革命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剔析了二者以对峙状态在斗争中各自发展的曲折景观。这种分析在作者是包含有深意的。第二,作者有意对以往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上研究者因为种种苦衷而若隐若现的部分,实施了鲜明的放大处理——“文革文学思潮”一章即是如此。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文革”前)看作“文革文学思潮”的预演,虽然也有学者论及,但作者能够在纷纭的现象中,条分缕析,论述得无疑是更深入细密了。作者



对于思潮生成过程中的相关因素的捕捉及其现象之间内在关联性的剖析,相信能够引起阅读者深入思考的持久兴趣。真正的文学思潮研究,不得不涉及到对于思潮置身其中的整体文化的认真考察。这一点,在李建东先生此著的第三章至第六章的论述中,显得颇为自觉。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研究出新,自然离不开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深入体味。在此著的写作中,作者对已有研究资料的搜求之广、斟酌之细、征引之精,并诉诸自己的理性反思,无疑更为加深了我们对于过往时代的全面认知,也加深了我们对于作者的敬意。

当然了,此著中的一些论述,笔者并不尽然同意——这自是见仁见智的学术常态。例如,如何继续自觉地强化在“过程”背后“文学思潮”的阐释作用,如何在现象的分析中凸现文学被规约的隐秘机制等等,这显然属于建东先生和我们共同加以深化的话题。

席 扬

2007年12月20日于福建师大

目 录

序 言	席 扬(1)
绪 论	(1)
一、文学与世界的关系	(3)
二、“孤岛”——理论的缺席	(5)
三、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前期准备	(8)
第一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	(13)
第一节 新与旧的交战	(13)
一、新文学运动的发轫	(13)
二、“国语文学”论与“社会文学”论	(16)
三、与“保守主义”的斗争	(22)
四、“国粹派”的双重性	(24)
第二节 外国文学思想的涌入	(27)
一、一个崭新的世界	(27)
二、各为所用的文学观念	(32)
三、初露端倪的现代主义	(39)
第三节 人的文学	(48)
一、奴隶与自由	(48)



二、由“人的文学”到“平民文学”	(52)
三、心灵的呼喊	(58)
第二章 左翼文学	(65)
第一节 无产阶级文学思潮	(65)
一、口号与论争	(65)
二、“革命的浪漫谛克”	(77)
三、社会剖析派	(85)
第二节 自由主义的文学思潮	(93)
一、以林语堂为代表的“闲适”论	(93)
二、以梁实秋为代表的“人性”论	(97)
三、以朱光潜、沈从文为代表的“艺术”论	(101)
四、以胡秋原、苏汶为代表的“自由”论	(107)
第三节 “京派”“海派”之争	(110)
一、背景与渊源	(110)
二、主张与论争	(116)
第三章 毛泽东文学时代	(123)
第一节 《讲话》诞生	(123)
一、不同地域的声音	(123)
二、延安整风	(130)
三、《讲话》诞生及其时代意义	(145)
第二节 赵树理方向	(152)
一、回归民间	(152)
二、赵树理式的困惑	(156)
第三节 从“百花”到“反右”	(168)
一、激情与规约	(168)
二、摆荡的现实主义	(173)

三、冲破“禁区”	(179)
四、历史的“清算”	(183)
第四章 三大批判	(189)
第一节 《武训传》批判	(190)
一、建国初期的文学环境	(190)
二、过程及标志	(195)
第二节 《红楼梦研究》批判	(200)
一、“红学”与俞平伯的主要学术思想	(200)
二、过程与影响	(204)
第三节 胡风批判	(209)
一、生平与“七月”文学派	(209)
二、胡风事件	(216)
第四节 胡风文艺思想	(229)
一、胡风的理论品格	(229)
二、“主观战斗精神”论	(234)
三、“精神奴役创伤”论	(238)
四、“五四文学传统”论	(243)
第五章 走向“文革”	(247)
第一节 调整后的现实	(247)
一、调整	(247)
二、造势	(252)
三、登顶	(257)
第二节 八个样板戏	(265)
一、“十年磨一戏”	(265)
二、移植与普及	(271)
三、从“两结合”到“三突出”	(278)



第三节 文学的荒漠·····	(284)
一、“革文化的命”·····	(284)
二、“帮八股”·····	(291)
三、地下文学·····	(299)
第六章 纷繁的新时期·····	(306)
第一节 文学回归·····	(306)
一、“入学”·····	(306)
二、探索·····	(317)
三、坚守·····	(327)
第二节 迷乱的“主义”·····	(338)
一、自然主义·····	(338)
二、形式主义·····	(343)
三、后现代主义·····	(349)
第三节 面向市场·····	(354)
一、三个现象·····	(354)
二、雅俗之辩·····	(367)
三、数字时代·····	(375)
余 论 反思与理性·····	(381)
后 记·····	(387)

绪 论

什么是“文学思潮”？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关于文学思潮定义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域内形成的，与社会经济变革和人们的精神需求相适应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潮流。”《辞海》的同名条目更简练些：“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随着经济变革和政治斗争的发展，而在文艺上形成的思想倾向和潮流。”前者突出了“精神需求”，后者突出了“政治斗争”。说明思潮具有个体的审美性与群体的时代性。前者侧重于“政治斗争”较为平缓时期；后者侧重于“政治斗争”较为激烈时期。它既是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一定社会一定区域的政治思潮、哲学思潮、经济思潮、道德思潮、宗教思潮在审美意识形态上的综合反映。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一个并不很新鲜的话题。从1939年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肇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论家纷呈，多种版本相映成辉。特别是距当下愈近，愈便于将瞬间变化的文学现象，归述为“文学思潮”。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兆头，“著述”或“编史”的即时性，必定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更为真纯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但问题必然有其两面性，真正的“史识”，可以更多地来自于对于任何历时现象，进行共时的剖析与反省；真实的东西，更多地不是来自于客观存在，因为所谓“客观存在”的假象真是太多了；真实的东西，更多地可能来自于对于积淀于物质媒体的“客观存在”的条分缕



析,甚至是解妖祛魅的有意义的“二度解读”。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其意义也正在于此。因此,历史本质的真实,可能要由时间这个无情的法官来做出裁断。

这是撰写本著的初衷。我们所谓“解妖祛魅”,决非一个哗众取宠的时髦用词,而只是借用一个比喻,譬如“文学思潮”其本身就是一个比喻性的概念一样。尽管如此,有学者仍然很自信地认为,“潮”的比喻不应视为偶发的、图解性质的类比,而应看作是一个构成性的知觉模型。“对文学思潮这一感性发现知觉模型进一步的理性具体把握”才可以对文学思潮进行本质的认识。^①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理性”,决不是“伪理性”,而是建立在科学的、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的基础之上的“选择性”的工作。我们知晓,“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判断、一个观念;选择的目的是为了“凸现”,经过取舍性的“选择”工作,力图“凸现”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与观念的大致走向。有趣的是,我国的文学思想与观念,是在文学运动、文学论争中展示并“实现”的;我国近百年的发展流程,是一个动态的文学思潮。这一点,恰与西方很多时候的理论诞生是有所不同的。它们可能更多的是在一定背景下的抽象与思辨的结果。理论就是理论,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它与同属上层建筑的政治理论、哲学理论、法学理论、教育理论、伦理理论等等一样,是一个同属理论范畴的平行概念,是理论家通过对现象的分析综合,在深思熟虑之后,抽象出可以用语言描述的具有普泛意义对可感知的现象的理性的概括。如此而已,可很长时间内,我们往往将文学理论与政治理论混淆到一起,将文学观念与政治观念混淆到一起,于是,文学运动与文学论争必不可免。这就成为我们的现实,即我们的百年文学思潮发展史,必然与政治斗争、政治运动纠葛在一起,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式的“瓶颈”。这就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理论品质”相对淡化和薄弱的重要原因,

① 陆贵山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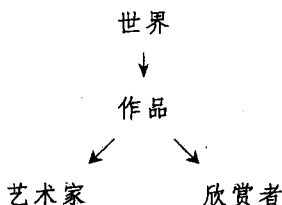


也是对于当下的许多有志的学者来说,中国文学理论的“原创性”不够的症结所在;还是当好奇的朋友打开本书时,仍然嗅到“中国式”文学思潮发展气息的渊藪所在。既是中国人,当然要具备“中国特色”,这是我们的现实。正是在这样“现实”的基础上,我们才不揣冒昧,在“现实”与“现象”的海洋里,导出一条逶迤曲折然而明确清晰的航线,力图将问题简单化、明朗化、本质化和理论化,以利于在校大学生、研究生的学习和社会各界爱好者的快速阅读和“快意阅读”。故名之曰:“导论”。

那么,既是绪论,我们不妨从几个感兴趣的着眼点引入本论。

一、文学与世界的关系

毋庸置疑,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如果说,世界是一个现实的存在,那么,文学的创作者和接受者——人(世界的一个分子),当然也都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但这是一个“梦幻”般的现实存在。非常流行的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令人信服地指出文学的现实性。这就是他的“四要素”说:



但艾氏用一种比较宽容而开放的观点来阐释这四个要素。

尽管任何像样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我们将看到,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能是倾向于一个要素。……因此,运用这个图式,可以把阐释艺术品本质和价值的



种种尝试大体上分为四类,其中有三类主要是用作品与另一要素(世界,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其意义和价值的确定不与外界任何事物相关。^①

按照这个思路,艾布拉姆斯认为有四类文学观念,即模仿说、表现说、实用说和客观说的文学观。^②这种文学观念,基本是对西方数千年文学观念的总结。它的出发点在于:文学是世界的;同时,因各自的立足点之不同,文学又是文学的。中国的文学观念中,“文学与世界”,则是直接的对应关系。比如钟嵘的一段话,则从社会生活激发创作的角度,具体描述了“文学”之所以诞生。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官,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寒室衣单,嫠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③

这简直是一段凄恻感人的生动故事。由这一系列超常的激发人心的生活现象,才能诞生文学,激励文学的创造。从社会生活寻觅文学的源泉,这是中国文学观念的传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因视角不同,文学又是超现实的“梦幻”。弗洛伊德的“白日梦”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的唯意志论,以及柏格森、克罗齐的“直觉主义”,都分别从各个

① [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② 王先儒、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③ 钟嵘:《诗品·序》,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8页。

侧面,论述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其不同于其他诸种意识形态的根本所在。这些属于理论的范畴,在此不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文学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它必须是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它是在用形象说话,在用人的整体与生活的整体说话,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①因此,文学具有其明显的属于文学的独立性,就文学论文学,即应成为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仍然对于文学与文学的价值存在着附和于主流政治话语的趋势,使得文学与世界,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模糊的状态和边际效应——中国百年来过于频繁的文学运动与文学论争,也就由此而发。

二、“孤岛”——理论的缺席

“缺席”,是近年来我国的许多新锐学者喜欢常用的概念,相搭配成词的主要是限制语“理论”或“批评”。“理论的缺席”,不仅见于百年文学发展史,其实从我国的传统文化走向来看,至宋元之后,便已呈现其端倪。我国不是一个理论大国,似乎已成定论。然而,从先秦诸子到两汉显学,完全可以印证,我们华夏民族是一个长于也善于思辨的民族。问题是,我们这样一个令人称道的思辨传统,中间出现了断续。如再细究反思的话,早在先秦诸子那里,“乐感”文化与“伦理”文化,已经代替了长于雄辩与巧辩的“唯思”文化。老子、庄子和荀子在当时,抑或说稍后不久的两汉,就逐渐被淹没在“独尊儒术”的实用理性的海洋里了。之后,我们的“理论”便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是巧言令色的“准理论”,要么是深奥莫测的“玄理论”。到了宋明时期的“唯理主义”和“心学”,似乎我们的华夏理论走到了尽头。反之,更具有形象特质与审美特质的“诗论”,愈来愈发达,也愈来愈“模糊”。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我们的“理论”，简直可以当诗来读。美倒美啦，然而只能是以诗论诗，只能是以一个类同的事物描述和说明另一个类同事物，却很难揭破对象事物的本质，很难抵达对象事物的理论内核。因此，我们仍然称之为“准理论”，而不是真正的对具体事物的形而上的抽象。这样的“准理论”，所应该具备的普遍性、概括性的理论品质是比较有限的。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迄今最为翻天覆地的伟大世纪。在思想界，由于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巨大冲击，特别是伊甸园般的理想与精神的支柱，为之坍塌殆尽。所以科学理性与怀疑精神，酝酿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思想与理论的群体，包括哲学家、心理学家、美学家、教育学家、伦理学家，乃至医生和部分的自然科学家，都开拓了对人类现状与未来的担忧、预测与思辨的辽阔视野。这汹涌澎湃的理论巨浪波及到了文艺界和文学界，形成声势浩大的被称为“十九世纪文艺主潮”和“二十世纪文艺主潮”的文艺和文学理论的革命。有的学者总结道，这次二十世纪以来席卷西方的文学理论界的革命，可称之为“两大主潮”——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次转移”——作家研究转移到文本研究，文本研究转移到接受研究；“两个转向”——“非理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特别是后者，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和新批评派，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解构主义。虽然各自理论、观点大相径庭，但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语言论的中心地位。^①

二十世纪同样是西方世界的“多事之秋”，却未能影响反而从各方面促进了理论的挺进与发展。相比之下，我国的二十世纪，虽然依傍着政治与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文学发展可谓蔚为大观，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始，到世纪末新时期文学终，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生动的活剧。然而，文学理论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从某些意义上看，这与政治

^① 参见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运动的干扰,造成批评话语的塞滞有关。没有坚实的批评基础,何来理论之发展?那么,所谓“理论的缺席”也自在情理之中了。

让我们随意翻检一套卷帙浩繁的庞大丛书“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道是“文学总系”,不如说是“百年中国文学思潮概观”更为恰切。打开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我们仅读很有特色的“目录”部分,就可以感受到1956年前后中国文坛的“文学空气”:

一、“规范”的调整与质疑

“万象更新”:当代文坛新格局——一个尴尬的话题——电影的锣鼓——“心计很深”的三篇文章——谁有资格批评“教条主义”——“尾巴翘得比旗杆更高”

二、“干预生活”的理论和创作

“干预生活”的创作特长——对“灵魂锈蚀”的警示——“侦察兵式”的特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其修改——“行行有禁忌,事事得罪人”

.....

四、“广阔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保卫“社会主义文学”——左翼文坛的“陈旧话题”——“真实性”的话语——“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

五、历史的“清算”

奇怪的现象——“丁陈反党小集团”——“辩证”与“反击”——“历史”的梦魇——“不斗争你,群众是不服的”——《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①

应该说,“百花时代”的一年又两个月,是我国文学创作的“蜜月

^① 见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